

走不出的寒夜

于绍迎

每逢清明，脑海里都会浮现病床上岳父慈祥的面孔、开心的微笑、和善的话语——那些寒夜里陪护岳父的日子，永远定格在了我记忆里。

“我自己能行，快回家吧，明天还得上班，在这里没法睡觉，别再熬夜啦。”

“快走吧，看着你在这里熬夜，我是个心事，睡不着觉。”

又到了深夜时分，喧哗一天的医院渐渐静下来，坐在病床上的岳父一次次微笑着催我回家，还用手示意着让我快走。

为了不让岳父为我费心，我只能用谎言应付着离开他的身边，走出病房，让他安心休息。

独自坐在病房外的走廊上，可没有一点睡意。

明亮的走廊里，时而有病人来回走动，病房内时而传出病人痛苦的呻吟。我不时地从走廊座椅上站起来，悄悄走到岳父病房前，透过门窗看一下熟睡的岳父，我不愿走到他的床前，担心会把他惊醒。

数九寒冬的深夜，时间显得格外漫长，在一次次静坐、一次次徘徊中，漫漫长夜终于过去。

黎明时分，与岳父同病房的一位病人病情突然加重，我走到岳父床前，问了问他的病情后，便静静地坐在了他的床前。

往日安静的病房，此时显得格外紧张，医生、护士、陪护人员出出进进，忙碌着抢救那位病号，挂氧、把脉、打针……房内的气氛让人透不过气来。

医务人员一阵忙碌后，那位病人稳定下来，同室的病人和陪护人员也都松了一口气，病房恢复了往日的平静。

“老爷子真是又善良又实在，你们真有福气。”岳父同室的病人和陪护人员多次看着岳父对我说。

的确，岳父虽是八十多岁的高龄，可从不让儿女操心，就连生病来医院，他都不愿意“麻烦”自己的儿女，住院的那几天，他默默地忍受着病魔的折磨，从没有一句喊叫或呻吟，他怕影响同室的病人和陪护家属休息。

一天下午，岳父病情突然加重，被紧急送往重症监护室，随后下发了病危通知书。经过家人的集体商量，寒夜里，我们含泪陪同岳父一起回到乡下家中，次日早晨，岳父走了，走得很安详。

岳父离世的那个夜晚，成了我走不出的寒夜。

清明谒碾庄圩战斗纪念馆记

孙忠强

清明前夕，应江苏省邳州市燕子埠镇史志办之邀，我们峰城区作协采风团一行五人，专程拜谒了淮海战役碾庄圩战斗纪念馆。

邳州（以前称为邳县）是一块红色的热土，是中共党组织建立和发展比较早的地区。建党之初，在徐州、淮阴等地读书的青年学生郭子化、李超时、姜梦侠、解慕唐、戴蔚霞、宋绮云等人首先接触了先进思想，在家乡从事反帝、反封建、反土豪劣绅的革命活动。1926年此地建立了第一个党支部，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斗争，风起云涌，如火如荼，有“红邳县”之誉，“形势无限好，振奋万民心。红邳誉徐海，豪绅丧胆魂”。抗日战争中，八路军、新四军转战邳南、邳北、邳西地区，鏖战日顽，数以千计的优秀儿女壮烈牺牲。解放战争中，人民解放军迎来了属于淮海战役第一阶段的碾庄圩战斗的胜利。

碾庄圩战斗期间，邳县发生了一件感动天地的事情。邳县百姓冒着敌机的轰炸，用肩膀架起桥梁，帮助人民解放军顺利跨过不老河，完成了对黄百韬集团的包围。此事发生在邳县和邳睢县交界处的潘桥村，北始台儿庄，南至赵墩站的铁路桥从这里经过。铁路桥横跨不老河，长约百米，是从台儿庄南下包围黄伯韬部的必经之路，当时解放军指战员和车辆正源源不断地经过此桥向战场急驰。国民党军队出动了十多架飞机轮番扫射轰炸，密集的炮弹终将大桥炸垮了三孔，部队被迫停止通过。在邳县党组织的带领下，潘桥、汪场等周边二十余个村子的群众，扛着门板，抬着木棒，冒着敌机的轰炸，奔向潘桥。然而，在敌机密集轰炸下修桥几乎是不可能的，而部队又急需过桥，怎么办？这时，几十名青壮年肩扛门板和木棒，站在了被炸毁的桥下，他们用自己的血肉之躯，架起一座人桥，承载着子弟兵的铁流。战士们眼里饱含泪水，轻轻地、静静地从人桥上快速通过。敌机依然在盘旋、轰炸、扫射，枪声、爆炸声响成一片，但桥却岿然不动，有人受伤了，马上有人前去替换，有人牺牲了，立即有人接替，殷红的鲜血染红了不老桥的河水，大家抱定一个信念，部队的前进不能停！十一月的天气已经很凉，夜里更冷。老人们主动熬好姜汤，烫好酒，让桥下的人们暖身子。就这样，人民群众用自己的肩膀扛起大桥，坚持了一天半时间，人们用自己的肩膀扛起了子弟兵的步伐。

1948年11月13日，碾庄圩战斗鏖战正酣，西沙埠村村长卞荣吉接到一项紧急任务：要用300条布口袋将15000公斤面粉从苍山县南桥镇运至铁

佛寺粮库，且14日晚必须运到，以及支援正在前线浴血奋战的我军将士。在那个战火纷飞的时代，老百姓的生活非常贫困，到哪里去找这300条布口袋呢？卞荣吉带领西沙埠村党员干部，带头回家拆掉棉被，缝成布袋，村民们也积极响应，赶制布袋的油灯亮了整整一夜。第二天一早，300条布袋子整整齐齐地交到村长卞荣吉手上。西沙埠村顺利完成了运粮任务，而村民们却盖了一冬天的棉絮。

在淮海战役碾庄圩战斗中，邳县有十几位百姓伤亡。邹允年，原岔河乡杨墩村人。11月18日早上，邹允年与另一村民抬着一副担架，沿着壕沟、冒着硝烟来到前沿阵地。突然，前方30米处有一位战士受伤倒下。邹允年像离弦之箭冲上去，一弯腰抱起战士就往回跑，没跑几步，就被敌人的子弹射中。他不顾受伤，强忍疼痛，抱住伤员一步步往前挪……伤员得救了，邹允年却永远闭上了双眼。

邳县人民不怕牺牲、奋勇支前的事迹感动着每一个参战官兵。于培义，山东烟台人，

1915年出生，原“华野”战士。1948年11月参加碾庄圩战斗，与碾庄支前乡亲结下深厚感情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，于培义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，回国后，他被分配到无锡工作。于培义想念碾庄的乡亲，怀念在碾庄牺牲的战友。1957年，他主动申请回到碾庄工作，参与建设并负责看守碾庄烈士陵园，守护牺牲的战友，直至1987年去世。

同行友人作《七律·清明谒碾庄圩战斗纪念馆》一首，抄录如下以做纪念：

巍巍丰碑立乾坤，
苍松翠柏伴忠魂。
静默哀思清泪涌，
鞠躬敬意素心存。
弹洞层层惊岁月，
浮雕历历刻血痕。
今日我辈当努力，
传承遗志慰昆仑。



马计亮

春游张家界

四月，我来到张家界。这里正在铺排春的盛宴，漫山遍野的新绿在雾气中若隐若现，山花烂漫点缀着嶙峋的山峰，踏着晨露漫步云端栈道，追逐山间跳跃的春光，让温柔的春风拂过脸庞。

天门山国家森林公园，拥有天门洞、玻璃栈道、鬼谷栈道等景点，其中天门洞是世界最高的溶洞，盘山公路有“天下第一公路”之称。远眺天门山云雾缭绕，索道上的一个个缆车在山涧中移动，在云雾缭绕中快速穿梭。到达天门山广场抬头仰视，两侧高达1000余米的山壁对称耸立如门，犹如被大自然的巨斧劈开。它如同一扇通往天宫的大门，时有白雾在其中吐纳翻滚，时有金色霞光穿洞而出，让人不禁感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。山门的999级台阶，笔直如尺，状如天阶。攀爬至顶端，回首俯视，如处仙境：云雾缭绕如玉带，山头三三两两，松柏树木色彩斑斓，山路曲折宛转，让人顿生

天地干净透彻之感。

黄石寨景区是张家界开发最早，景点最集中的景区。主要景点有双门迎宾、摘星台、五指峰、天桥遗墩、雾海金龟、六奇阁、授书台、剑指苍穹等。进入景区，迎面就是赫然突兀的数个直立的山峰，山体由粗到细，直插云霄，如巨蛇噬天，玄怪陆离，雾气如白蟒般缠绕着山体，雾山一体互为映衬，甚是神奇。在“御花园”景点，但见谷间林木丰茂，沟壑幽深，怪石雄奇，好似一处天造地设的皇家园林。在观景台上远眺“五指峰”，一座石峰的峰顶分成五根并排伫立的石柱，宛若伸开的五根手指，中间一根稍高，仿佛传说中降服齐天大圣的如来佛的手指。“天桥遗墩”是一组山峰群，均呈椭圆柱形，一字排开，从峡谷拔地而起，高大巍峨，气势非凡，六根石柱顶点正好连成弧线，酷似一组桥墩，浑然天成。

袁家界景区位于森林公园北部，面积1200公顷，海拔

1074米，东西绵长宛如一带，故有“四十八里袁家界”之说，是名副其实的核心景区的核心。袁家界景区自然风光独树一帜，“天下第一桥”是两座山峰被一条自然形成的石头长廊连在一起，万丈深渊，一桥横跨，气势壮观雄奇。桥上苍松挺拔，桥边古藤垂挂，桥下深不可测，走在桥上，石桥好像也颤颤悠悠，令人惊心动魄，真是大自然的一个奇迹。袁家界最有名的当属“悬浮山”了，它是电影《阿凡达》中“哈利路亚山”的原型，顶部较为平坦，四周极为陡峭，仿若刀劈斧削般巍巍屹立。它又名“乾坤柱”，其顶天立地之势，让人叹为观止！最动人心魄的景点当数“迷魂台”，站在迷魂台上，仿佛踏入仙境一隅，眼前，奇峰异石拔地而起，棱角分明，形态万千。它们或如利剑直刺苍穹，或似仙女亭亭玉立，在缥缈云雾中若隐若现，如梦似幻。脚下是深邃峡谷，绿意盎然的植被肆意铺展。抬

眼望去，远处山峦层叠，与天际相融，壮阔景致令人心醉神迷，仿佛灵魂都被这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所摄，忘却尘世纷扰，沉浸在这方奇妙天地之中。

印象深刻的还有张家界百龙电梯，其运行高度326米，运行速度5米/秒，单程仅需1分28秒。以“世界上单次提升高度最高、运行速度最快、载重量最大的全暴露式户外双层观光电梯”被载入吉尼斯世界纪录。站在百龙电梯最顶处，极目远眺，“四十八将军”岩像是整军列队的将士，井然有序，栩栩如生。电梯开启后，风驰电掣般恍若时空穿越，窗外景致仿若电影快切镜头，前一秒还置身云海，手可摘星；下一秒突然惊醒，绿意葱茏的山林与错落有致的山峰已映入眼帘，宛若从仙境重返烟火人间。

春游张家界，犹如一场人间仙境之旅！